

# 第一部分

浪

漫

陷

阱



## 1. “饮食还是男女？” 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回答

您觉得什么才叫浪漫？

“ 当一个男人诱惑我时,当然肯定得有一顿烛光晚餐,上许多道菜,吃得时间很长。”(马尔塔, 35 岁)

“ 每逢星期六一同去购物。和一个金发女人睡觉,她长长的头发倾洒在枕头上。”(克里斯蒂安, 33 岁)

“ 先和她睡觉,然后晚上再大吃一顿。我的意思是将女人固有的顺序搅乱,我觉得这叫浪漫。”(凯, 28 岁)

“ 晚上在被窝里用手能摸到一个温暖的、静静呼吸起伏着的身体。这种感觉使我陶醉,再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了。”(玛丽亚, 29 岁)

“ 浪漫？是那些想结婚的女人。穿着白色的婚纱,然后我就得一直照顾她,不——,我可不想那样。”(汉斯, 62 岁)

“ 我想要孩子,最好有 4 个。我想要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星期天的早晨所有的孩子围坐在大餐桌旁,吵吵嚷嚷但十分

有趣。我觉得男人多挣点钱很重要，我们就不必太节省。能拥有一个好的家庭，我觉得这叫做浪漫。（安格里卡，32岁）

“我觉得足球很浪漫，但我并不是性欲反常的人。（安德里亚斯，30岁）

“如果你很浪漫，那你就被缠住了。一旦你对某个女人表示了感情，那你就失去自我了。（群特，38岁）

“我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一旦有什么好事或是伤心事，我都会叫出声来。对于男人，当然，如果他们高高大大长得帅，眼神友好——顺便说一句我只喜欢褐色的眼睛，不喜欢蓝眼睛。”

“当他们温柔的时候，给人带些什么来的时候，找到一个比那些同事更重要的人的时候。”（玛丽蓉，27岁）

“浪漫就是两个人一起死。（克里斯蒂娜，30岁）

“晚上在海滩边，不是吗？”（克里斯汀，30岁）

“收到情书。或是一首诗，一幅画，随便哪一样自己制作的东西，只要有过这样的东西，在搬家时也不会被扔掉。我想，有一天当我变成祖母坐在沙发椅上，重读弗兰克写给我的情书。（卡塔琳娜，28岁）

“脸上的一个微笑，额头上的一个亲吻，肚子上微微出点汗，这些都是浪漫的时刻。（克劳斯，32岁）

“浪漫就是，手拉着手漫步阿尔斯特河畔。或者我回家，丈夫已为我烧好了饭。或者是我们庆祝认识有七天。浪漫可以比相爱更持久。只不过：男人们觉得浪漫并不重要，而只

想和你上床,这方面他们要受教育。’(卡琳, 28岁)

“男人只在金发女郎面前才表现得浪漫。而对我这样的胖女人,他们只把你当作同事,我觉得这糟透了。’(克劳迪娅, 31岁)

“我下意识地压制浪漫。’(延斯, 37岁)

“遗憾的是日常生活中没有浪漫可言,只在开头时才算有些浪漫。’(丽莎, 30岁)

## 2. “有一天我找到了我的梦中王子。” 介于解放状态和沉迷于感觉之间的女人

格里特找到工作已有两个月了。在长达半年时间寻找工作的过程后，这是跨出大学校门，走向“正常”生活的第一步。“你知道，”格里特边说边叹气，“照理说我应该很开心。作为大学毕业生，我在相当快的时间内就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我的内心完全一片混乱。我想一切都结束了，过去了。我现在不再结识聪明的男人了，我的意思是，在大学时代如果选择已不太顺利的话……”格里特今年28岁，是一个现代女性。为了进一步发展，她作了许多努力，拿到了毕业文凭和资格证书，完成了校外实习，建立起了关系网。过去她曾经在集体宿舍里，有过男友、情人，分分合合。目前她单身，她这样定义着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再遇上和我相配的人了。”格里特绝对不是精神不正常，她只是她这一代人中的一个典型：期望值很高，虚荣心很明显，意志很坚强，然而自我价值却被低估。“我害怕永远孤身一人”，她说：“或许我当时该

留在克劳斯的身边？我的意思是，也许我现在已有了孩子，也许人变胖了，也感到很幸福。”是的，有可能，但也不可能。格里特处在一种十分棘手却又极其平常的境地。

毋庸置疑，我们这些 30 岁左右女人的生活是得到了解放。我们受过职业培训，经济独立，认为实现自我有很高的价值。不像我们的母辈和祖母辈，我们已无须为一些“小事”而奋斗。这听起来不错，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充斥着对完美世界的向往。这完美的世界是以一个救世主的方式出现的，以一个能打破一切现存事物，一个在生活中帮我们承担重负，一个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或至少能挣大钱的男人形象出现的，而那时我们无须一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只要这个男人能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已准备好为这个男人，这个家伙抛弃现有的一切。

我们坐在那儿，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流的毕业证书整整齐齐地夹在文件夹中，我们长相可人，又不乏风情。然而恼人的问题却困扰着我们：昨天坐在我们身边那个该死的家伙，为什么不给我们留下他的电话号码？为什么偏偏就在男女关系中霉运连连？对我们感兴趣的男人，我们觉得他枯燥无味。而我们觉得出众的男人，绝对是结了婚的，要不就是让人感到抑郁沉闷。

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行事了。我们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我们以很快的速度爬到了能够升迁的领导职位，计划着平日的的生活。要是电影院里播着一则矿泉水广告，一对年轻男女

漫步在广告拍摄地点时，我们会开始流泪。我们会只冲着文艺栏而买《时代》报纸，并马上读征婚广告一栏。我们急急地朝家赶，却还会在婚纱店门口短暂驻足。我们去参加妇女晚会，又跟在最后一个走出酒吧的男人后面感到悲哀。我们是解放的一代，却又充满了幻想。我们想把事情做得更好并苛求自己。我们，永远无法达到我们浪漫的爱情理想，而因此我们却更加快了脚步。

研究倾向的学者马蒂亚斯·郝克斯说：“像令人窒息的奶油一样，解放的浪漫主义覆盖在浪漫主义这个蛋糕上。如果你完全准备好了，因为你始终追随着你的理想，而这个理想远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美好，除了开始阶段，后来你所谓的解放就失败了。解放可以将家务与子女教育对半分开。然而对于女人来说却做不到，世界也并非如此简单。即使对于女人们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男人钱挣得少，大多数的女人都会不开心而向这个男人“攒纱帽”。这是产生冲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也是很现实的，但是一旦在男女之间真正建立起一种平等，这种冲突又将会变得索然无味。

这是怎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希望不仅在工作上，在爱情上也获得最大程度的平等。男女双方应同样意识到所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这种公平引起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行为。我们渴望退回到这样一个世界：男人仍旧是英雄，我们能够降低自己。人们又将接受为我们生活负责的某一个人。现实越不浪漫，梦想就会更加浪漫。马尔里希·贝克罗



利，在今天这个充满风险的福利国家的社会，爱情“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必要，同样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可能。爱情的美妙、象征力、爱情的诱人、拯救人的能力伴随着爱情的不可能性同时出现”。在实践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迷恋，而这恰是“女强人”无法摆脱的。引诱我，解救我，一生陪着我，娶我，一切便会变得不同。

我们上一辈的妇女早已了解了这一点。安娜柯莱特回忆道：“银幕上出现的英雄人物像鲁道夫·帕莱克·迪特·博什、彼特·亚历山大以及好莱坞的一些典型。男人们凭借浪漫的表现如此燃烧女人的心。我们当时认为，一切就该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女人也逃不过这老套。那些演员所表现出的行为已深入我的脑海；男人必须爱慕女人，拉着她的手，满足她的一切愿望。男人是女人的奴仆。我母亲的婚姻就是输在这样的表演上的。我确信，我们三姐妹也受到了影响。好多年我们重复着相同的电影。结局都很好，我们每个人最后都找到了各自的梦中王子，这样才算是正常的。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走出电影院，我也是怀着这样的想法结婚的。

每个时代的诗人都将浪漫爱情的情感依靠伤感要素来歌颂，因为众所周知，爱情总是和无法实现这一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在古法语中浪漫的意思是“过分夸张的、非凡的、冒险的”。因而骑士除了能匆匆看一眼恋人的斗篷之外不能再有什么奢望。在充满喜悦的歇斯底里状况下，诗人将一座大理石的女人像扔到脚下。他说道，你是我的全部，而后他又

重新回到现实之中。在今天，浪漫的爱情已获得了一种与过去时期的爱情理念有本质区别的含义：将爱情与浪漫混为一谈，将爱情和浪漫的混合作为两性关系的典范。

我觉得浪漫，就是过分地高估对方，在男女关系中追求绝对的幸福感，要求处于长时间的热恋状态。媒体、电影和文学都将男女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带着些奇妙色彩。在现实生活中越经历挫败失望，这种浪漫的希望会以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愈加提高。男女的恋情体现了世上所有的幸福，直到这种关系因不堪承受过多的希望重负而瓦解。

而就偏偏是我们这些解放了的女人推动着这种渴求，那就是寄希望于一种幸福的婚姻关系。男人在一定程度上较懒惰，同时他们讲求实用，所能指望的——最重要的是“事情在进行中”。而我们的要求却不仅于此。

这种折磨着我们的，希望得到全部的期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坏的后果：我们无法再拥有让人满意的男女关系了。对我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完美无缺的。恼人的念头折磨着我们。想得到全部的这种期待使我们永远只能考虑眼前。我们等待着我们的计划成真的那一刻。我们等待着那位帮我们从天上摘下月亮的真正男人。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闪电般的改变。现存的一切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它不完美。心里有个声音镇静地说，明天，巨大的幸福将降临在我们身上，毫无疑问，一切就该是这样。我们爱情生活的结果值得大肆颂扬。我们尝试了这么久，直到找到那个对她有

感觉的男人，他是为我们而生的。而有一天我们脱离了这种生活，我们已年过30，恐慌慢慢袭来。因为我们一天天变老，也一直还没找到那个完美的家伙。

社会学家、记者兼作家马蒂亚斯·郝克斯多年以来一直悉心研究社会中的变化问题。1990年他和彼德·韦伯曼在汉堡共同建立了“倾向研究办事处”；他的新公司名字叫“未来公司”。马蒂亚斯·郝克斯的第二任妻子是英国人，他还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文化和语言的差距对我们有益”，在谈到与他夫人的关系时他这样说道，“这种差距使我们无法争吵闹矛盾。”郝克斯（《浪漫是我最喜欢的话题》）对我们社会对于浪漫的构想表示担心。

“个性化、价值观的改变直到自我文化的出现摧毁了一种标准人生毋庸置疑性。在50年代男女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2岁，而今天则在28岁、29岁之间。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不结婚，20岁左右生孩子——开始了标准的一生。

今天人们可以自由选择配偶，男女关系也多种多样。其结果是：人们长时间地尝试，直到找到那个对他（她）动感情的人，而他（她）是专为我们度身定造的。问题是人一天天地老下去，脾气也越来越古怪。超过了30岁这个年龄段朝夕相处就变得不容易了。

而此时对爱情的期望却越来越高。现代的爱情要有如此巨大的来自上天的力量，让人俯首称臣。对于男人来说，可以要求他的配偶不仅要美丽性感，而且对深受折磨的男人内

心要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而女人对其配偶的要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陷入的这种自我陶醉需求得到浪漫的更多反作用力。要求的不断升级必然导致失望，仍然是不会长久的。

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你要学会谅解，你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 即你不能改变对方，只能改变你自己。你要放得开，要学会给予。必须打破自恋的盔甲。

典型的自恋幻想表现为，你永远不想承担与损失、限度和生活费联在一起的角色责任。直到今天，这种真正缺乏的东西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尽管以前也曾出现过，这就是真正的成熟。具有理智的世界观的人，能正视矛盾，调和矛盾而不是将矛盾升级。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要具备能超越极限，让自己满足的能力。但在一个只崇尚追求感觉的社会里这一点很难学会。

我讲这番话的出发点决不是出自文化悲观主义的角度。除了五六十年代，根本不曾有过田园式的生活，相同的家庭，而这段时间也只持续了 15 年，不会再长了。完美家庭的旧照片根本是不真实的，有的只能是浪漫的一套陈词滥调。

旧工业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那时男人工作。我们追求这种理想的家庭，在德国的战争经历再次被美化。于是，人们认为一切都该像五六十年代我们年轻时那样。而我至今还记得那段时间里有过许多令人厌恶的事情和压迫压制。”

### 3. “丽莎感受到他强大的温暖和力量。” 成千上万的人认为的那种浪漫

对马蒂娜来说这是个典型的晚上。是两个月以来无数夜晚之中的一个。她面前的沙发茶几上放着生啤酒和低热量的饼干，眼睛呆呆地盯着电视屏。被禁止的爱情，圣母宫廷，好时光、糟糕的岁月，圣安去罗和每周五美丽的意大利——维也纳 cleric1 和他的演奏表演。马蒂娜坐立不安，直到脑中涌动的思潮渐渐平静下来，又开始了内心的发问时，她才渐渐地找回了一切。下班一回到家， she 就把大包小包往墙角一扔。立即将自己埋进沙发。电视里的爱情戏让人昏昏欲睡。马蒂娜对连续剧看上了瘾。自从库尔特走了以后，她下班回到家就靠看电视打发时间，直到上床睡觉。比佛利山庄和美尔罗斯宫的周末爵士乐。当电视上出现男女亲吻或灯熄灭的镜头时，她有时也轻轻叫两声。多数时间电视直放到马蒂娜在沙发上睡着为止。有时电话铃声吵醒她。马蒂娜也不起床。她想维持这种宁静，再说她电视看得太累，根本不想说话。

马蒂娜只想拥有自己的时间。她说看电视对她来说不错。

一个善意的谎言。一旦我们沉湎于无理智可言的电视连续剧之中，那就是我们过得不好的一个明显标志。我们在消费的同时却忘记问一下，电视里所演的东西是否与我们的感情有关系。我们陶醉在这种补偿性的经历之中，女主人公厄运连连，男主人公长相英俊。经历了这段疯狂之后我们感到彻底的疲倦，有时暗暗还会产生一种模糊的感觉，感到将时间浪费了。但作为思想开明的女人，我们清醒地知道，这些肥皂剧不可能是现实的，那又怎么样？

要是这些电视连续剧尽力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感情，那些尽力争取获得的收视率可能降到零。表现美好的一面和适当夸大对梦想来说无疑是更好的素材。三分之二的女人在节目预告时就坐在电视机前了，而连续剧也正是迎合女性的需求而专门拍摄的。WDR 节目预告公司 WWF 的节目主任温弗里德·邦克说道：“我们也许很无聊，为观众制作这样的节目。”

那么每天的脱口秀节目又怎样呢？这种具有心理治疗性质的话题，以小时为单位滚动播出到午夜，在众多观众面前将成人系统化地变成傻子，而妇女在这种节目中则被表现为凶残男人们可怜的牺牲者或滔滔不绝诉苦的山羊形象。人们有必要问，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这样想要引起同情的故事有什么意义？难道他们的这些问题不能私下解决吗？

对于女观众这种谈话节目同时起到了一种补偿的作用，它能分散自身的感情，并将感情转嫁到那些谈话者身上。安

德里娅说道：“我也不知道，这对我有什么用，但只要我打开这个节目，就不再关掉了，直到时针指向 17 点。我事先吃完午饭，洗衣服，要是在旁边洗时，就把声音开得很响。我总能从这些节目中重新找回些什么。”一个自我毁灭的迷信，扼杀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电视传播者建议简单的解决方法：一对对男女在节目中重新又走到了一起，在公众的压力下参与议论者不由自主地发出种种浪漫的爱的誓言和作出一些和解的场面，当这些男女回家后重新通观那一幕幕场面时，为他们自己的表演而感到害臊。

### 一种在年轻夫妇中传染的文化

在这样一个试图说服的进行文化洗脑的世界上，浪漫主义也许是生活中的一根红线，而要找出红线的愿望却不容易。女人希望被爱。她们要叫、要哭、有渴望，吃下数以吨计的爆米花。这样的激情非常容易又不易察觉地在影院里得到了满足。在观众席上的一片黑暗中，一幕幕巨大的画面吸引着我们，我们无法抵御地接受爱情是永恒的这一概念。永恒的爱情？电影里从相恋到相爱到共同生活一路走下去。在电影银幕上有意渲染相恋相爱的交织状态。

比如在电影《漂亮女人》（美国，1990 年）中，我认为这是一部少有的发生在一个无知的小笨蛋和他所谓具有男子气概拯救者之间的无聊爱情故事。

在洛杉矶一次偶然的出差期间，纽约华尔街商业巨头爱

德华·李维斯（理查德·吉尔饰）结识了一个低级妓女维维安·华德（朱丽娅·罗伯兹饰）。他雇用她当一个星期的导游和女伴，教她如何举止并将她包装一番。从一开始的商业关系到后来爱情慢慢地产生了。经过戏剧性的分离，推迟了美好的结局，然而最终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维维安对中产阶级的生活着迷，而爱德华则走出情感障碍，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索然无味的影院胡扯，参照拙劣文学作品的模式。一个堕落的女人在一个优秀男人身上找到了英雄般的人物。而这一切改过自新都是通过女人的天真和纯洁的心灵获得的。在这一中产阶级的婚姻中双方都十分确信。她，一个妓女，而绝不是个婊子——相对于她的女友吉特。他，一个冷酷的成功人士，实际上是好人。这时出现了社会浪漫主义的观点：社会地位优越的男士拯救了深陷泥潭的女人，培养改变她，并永远陪在她身边。在这部电影里许多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融合在了一起：性和爱恋、爱恋和爱情、爱情和婚姻。《漂亮女人》这部电影几乎将这一切都划上了等号。这就使得该部电影如此吸引人——而同时又令人讨厌。

我们中的大多数看得清浪漫主义魔力的本质，然而，我们又感到很难将电影人生与现实人生区分开来。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围坐着看电影，先是被感动，而后又生起气来——出于对自身的同情。我们怎么会掉进这么一堆垃圾之中！



大多数人的内心是矛盾的？

汉堡政治经济学院的女社会学家弗里加·郝格在她的著作《罪恶的享受》一书中描述了这种矛盾的情感，这种《漂亮女人》这部电影带给女观众的情感。那些参与调查的妇女无一逃脱，全都沉湎在理智与情感的摇摆之中，理智评价这部电影不好，而情感则让人激动地等到了美好的结局。对于这种头脑与心脏，情感和批判性理智之间的分离，根据弗里加·郝格的论点，将此解释为一种虚弱。这位女教授在因特网上说道：“我认为，女人大多内心是矛盾的。这不仅仅具有医学上的含义，而更是一种理智与情感分离的矛盾。即使在享受电影时妇女也显示出分离的倾向。举一个例子：有一群女大学生对一部拙劣的电影进行了分析，而另一群则还未开始分析。后一群女大学生不想与第一群女大学生一同去看电影，因为她们害怕，理智的评判会损坏这部电影。她们知道这部电影是垃圾，她们不愿意陷入被它吸引住的境地。”女人处于解放与情感迷恋之中。

我们再以电影《西雅图不眠夜》为例（美国，1992年），玛格·瑞恩在片中饰演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她确世上一定有一个与她同类的，属于她的男人。

建筑师山姆（汤姆·克鲁斯饰）在他妻子死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他几乎无法工作，最严重的是几乎彻夜不眠。他从美国东部搬到西海岸的西雅图，想忘却不幸。然而即便在那里，他还是睡不着觉，出于担心他八岁的儿子约翰给一家